

乡村记忆

北乡年戏

刘世俊

“扯大幕，拉大幕，老家门口唱大戏，槐树底下搭戏台，叽叽喳喳唱起来。”北乡老家队部大院，有一个不知多少年历史的石垒土台，听爷爷说是用来开会斗地主、唱大戏的戏台子。平时，则是老家谈天说地和唱戏聚会的中心，也是我儿时生活的乐园。

记忆中，年后唱大戏，是乡村必不可少的春节习俗，初二各村相互送戏慰问，一直唱到正月十五。

关于唱戏，北乡人最流行的口头语是“门家沟唱戏——胜利了”。在场院或村庄空旷的地方，人们搭建起了高高的戏台，拉上彩色帷幕。戏台大都是临时搭建，土木结构，帆布篷顶，夜里要在戏台两旁的柱子挂上两盏吱吱响的明亮汽灯，一里多地外便能看到闪耀的灯光，听到咚咚锵锵的锣鼓声，甚至可以听到婉转悠扬的唱腔。当地的剧种有京剧、吕剧、小活宝剧。

唱戏的日子里，家家邀亲约客，人人笑语盈盈。孩子像孙猴子一样闪展腾挪，满村跑蹿。小村里亲朋欢聚，一片其乐融融。演戏当日，青色炊烟如身姿袅娜的窈窕村姑。戏场上早已摆满了马扎、椅子、长板凳，村民在观望、唠嗑，谈论年事和稼穡。媳妇们细心梳妆打扮，扁圆的发髻上穿一根银簪，或插一根发夹，戴一支绒花儿，结了伴儿、拣了近路往戏场赶。

“咚咚锵，咚咚锵，咚咚锵咚咚锵”，戏场上响起密集的锣鼓声，撩拨得大家群情激昂。台上开台锣鼓急，台下顽童放鞭炮，戏场上烟气弥漫，空气中流动着火药味、烟卷味，混合着咳嗽声、嗑瓜子声、锣鼓声。

戏台两边有人弹扬琴、拉二胡、敲锣鼓、打钹镲，拉二胡的眯缝着眼，左手揉弦处，悲怆凄婉直击人心。演员有时急速唱念如珠落玉盘，有时演到高潮声如霹雳，令人动容，媳妇们看到动情处潸然泪下，汉子们在后面也跟着喝彩几声。

门家沟十大戏箱一台戏，周围十里八乡出了名。

小时候，全公社有三十一个大小自然村，门家沟是最后一个拉上电灯的大村。

村里之前是没有电视、收音机的，俺干爷爷的一台手摇留声机吱吱悠悠唱大戏，是村唯一能发声唱戏的匣子。我天天晚上待在干爷爷火烫的炕上，双手慢慢地摇着留声机的上弦手柄，大饱耳福。

土戏台作用大，可放露天电影，可作为民兵俱乐部，可安置盲人说书，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年戏。那种亲切和自豪流溢至今，萦绕于心暖暖的。

1966年的冬天来得比往年都早些，爱听戏、看戏的干爷爷带着一壶老白干烧酒上门商谈开个戏班子。爷爷痛下决心，派干爷爷一路北上，到大连买行头。干爷爷满载而归，十大戏箱子行头花掉村子三百六十元，爷爷那叫一个心痛。行头到位，就要唱戏，从那个冬天开始，村剧团有声有色地搞起来了，让十里八乡的庄户人刮目相看。

年戏一般是在过年前后唱，时间集中相对紧张，在一个村里排戏唱戏演戏，就相当于现在的“春晚”了。听爷爷说，乡村春晚，组织实施和后勤保障也是相当严密的，他兼职戏团团团长，干爷爷任总导演兼剧务。那些生、旦、净、末、丑等演员也是精挑细选几番试戏才敲定的，特别认真。

那个阳光暖暖的冬日，门家沟村戏剧团开始了唱年戏的彩排。

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半年功，爷爷分了任务，商议确定了戏本，千挑百选安排了角色，村民各尽其才，角色到位进入排练。他们背台词、练唱腔、走台步、排动作、敲锣打鼓，相当投入。土佬帽小伙小媳妇儿赶鸭子上架，跟着导演现学现演，不蒸馍馍争口气，放下饭碗赶到剧组，常常通宵达旦排练。干爷爷的留声机放着戏曲，剧组所有人拿出吃奶的劲儿，头拱地也要唱好年戏，给村一千多口人上一道完美的“年夜饭”。

记得有一年腊月排练《红嫂》，后来才知道原名叫《沂蒙颂》，王守文大哥扮演解放军伤员，红嫂的扮演者是刘秀秀，她嗓音好，演得也棒，人们称她是台柱子。台下观众都被秀秀“平日里只煮过粗茶淡饭，今日里为亲人细熬鸡汤”等唱词感动得热泪盈眶。

有孩子在台下大声喊“守文和秀秀，演出胜利了”，从此北乡便多了一个歇后

语：门家沟唱戏——胜利了。

村人也看出了道道，说守文秀秀是对般配的小鸳鸯。事后爷爷去两家保了媒，通过唱戏，促成了一份好姻缘。

三

村里的大戏定在腊月二十九下午、最后一个年集正式在门家沟村开唱。

戏还没开场，十里八乡的人们早已匆匆赶来，上午赶集，下午看戏，整个舞台下，只见人头攒动，摩肩接踵。大家踮着脚跟，瞪着双眼，努力往前挤，等戏开演时早已是人山人海，本村的和邻村的不分彼此，现场人声嘈杂，气氛热烈，看戏的人比赶集市还要多。老人们找一个合适的地方，安静地坐下来，耐心地等待。年轻人三五成群，聚在一起嗑着瓜子，谈笑闲聊。

准备开戏了，锣鼓家什敲响，台下立即鸦雀无声，好像所有的嘴巴都堵上了，所有的声音都压回了嗓子眼。大幕徐徐拉开，一阵开场锣鼓响过，演员们陆续出台。爷爷先出来说几句，算是开场白，接着丑角翻跟头，耍花刀，这叫垫子戏。正戏开始了，唱的是《小姑贤》和现代戏《红嫂》。

赶集人和村人惊呆了，戏衣头饰红花绿叶艳丽夺目，敲锣打鼓吹拉弹奏悦耳动听。十大戏箱一台戏，门家沟村戏亮登台，一脸麻子的二姑粉妆登台，身段婀娜多姿，一唱一说明一招一式有板有眼，把个刁蛮的恶婆婆演绎得活灵活现、入木三分。小民的相公扮相英俊俏丽，唱腔赢来众人喝彩声不断。老话说“唱戏的是疯子，看戏的是傻子”，台上演员在别人的故事里演绎着悲欢离合，台下观众跟着台上一悲一喜。瞧，麻子二姑咋这么像恶婆婆呀！下场时，气得爷爷狠狠踢了她一脚。

戏唱好了，出了名，门家沟戏红遍了北乡，请戏的人挤满了爷爷家。出了名，戏目就要增加，爷爷请了县京剧团导演来戏班指导，白天排练《三世仇》《借年》，晚上就轮流演出。初一在自己村唱一天一晚两场，初二到邻村慰问演出。唱正月，闹二月，拉拉扯扯到三月。在莱阳北乡能请来门家沟大戏，那是相当有面子的。大戏一唱就唱红了，整个村子都沉浸在快乐中。

乡下腊月里

崔启昌

乡下老家，腊月的门扉是村庄街头忽而响起的炮仗声叩开的，是村庄临街那棵褪去秋装的老槐树下，愈发忙碌的铁匠铺子“哐哐”闪出的碎铁屑子敲响的，是庭院里冷不丁传出的杀年猪的嚎叫声推开的。腊月的门，也离不开村庄东梢年集上铺展开的红得耀眼的门对摊子。

进了腊月门，村里的孩子们一个个倍儿有精神，尽管村北山梁上刮来的风直往脖子里钻，稍一消停便能叫人连着打好几个寒战，但无妨他们满街大呼小叫地跑来窜去。北风照例刮，照例往脖子里钻，但孩子们一张张红扑扑的脸蛋上早已是热乎乎、汗涔涔了。一帮从村东沿街向村当央嬉闹着跑来，另一帮自村南街口朝村里老槐树那边匆匆靠拢，他们欢悦而无序地跑着跳着、喊着叫着，及至凑到一起，几个个头高些的孩子突然止了脚步，从沾着尘土和细碎草屑的棉袄口袋中，掏出一扎或一小把散乱的裹着花花绿绿外衣的炮仗嚷道：“我有炮仗，谁有火？”格外高亢的喊声里融着几分显摆与惬意，汗涔涔的腮帮子上写满了得意与自豪。“谁有炮仗，我有火！”几个个头矮点的孩子争抢着抢过话头高喊。少顷，“噼噼啪啪”的炮仗炸裂声接续响起，带着“黑火药”爆响时产生的独特香味儿。

放炮仗寻乐子的孩子们并不留恋刚刚响过的“噼噼”动静，没谁专门递个眼神或喊个口令，个头高些的孩子转身撒腿窜了。随即，呼的一声，原本是两帮的调皮娃子竟跟着撒起欢来，他们一起转弯朝村南跑去，依然嘈杂地呼着叫着、蹦着跳着。甭猜，过个三五分钟，村南口肯定会传来他们营造的又一拨“噼噼啪啪”的炮仗声响。

在村当央的老槐树旁支起铁匠铺子的，是村里上了年纪的几个“老匠人”。“叮叮当当”，他们经年累月跟风箱、跟铁锤、跟百十斤重的铁砧子，还有响锤、火钳、煤炭烟火打了半辈子交道，给驴马骡做掌钉掌多得

数不过来，为本村及邻村的人家铸犁铧、修锄头早已不计其数。耕种忙时，或收打旺季，他们收了铺子，像村人一样早出晚归到南坡北岭的庄稼地里挥洒汗珠子。秋后，是村人短暂且难得的农闲歇息期，邻家的壮劳力们直起腰身，悠然自得地在各自的菜园里打理打理秧棵，培固培固畦堰；有时也如将军检阅士兵一样，围着自己倾心培育的长势颇好的稻谷、玉米，以及即将收获的花生秧苗看多遍，心底涌起的自豪感、幸福感，竟能让面色黧黑的他们忽而露出笑意，有的预估着秋季收成，那些调门不知跑到哪里的茂腔唱段竟能张口而出。

搭伙几十载春秋的老铁匠们消停不下来。“擦锄磨镰不误工呀！”一句乡音俚语里充盈着庄户人最为实用的大道理。趁着秋末短暂的空闲时间，支起铺子生起炉火，给村人的铁质农具锻打淬火，修理停当镰刀、弯锄、蹶头，给本村和邻村的人家加铁添钢弄锋利翻耕用的犁铧，照尺寸钉好驴马骡掌。“累呢！庄稼人吃得苦累，咱有这门实用的土技术，早起晚收使出来，不都是服务乡里乡亲嘛！”老铁匠哥几个挥舞铁锤锻打，遵从的是一个响锤敲砧发出的“号令”，聊起的心里话是一个热度、一个腔调。

进了腊月门，村集上的对联摊子一片火红。庄户人家过年贴门对可算是头等大事。村集日一早，寒风扑面，摆门对摊子的人入集早，赶集的本村人、邻近好几个村庄的乡亲们上集时间更早。卖猪肉跟牛羊肉的摊位一字排开，叫卖海货的动静此起彼伏，推销新鲜且稀罕蔬菜的业户格外多。不过，赶集的村民们脚步却大多停留在对联摊位前。选购别的年货可以等会儿、再等会儿，但这大红的对联是赶年集的首选！

老家的村人们就是这样，把过年看得顶重要。乍进腊月，满家满村的人就着手操持，寄望过一个喜庆年、快乐年，寄望新的一年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。